

中醫消亡？  
除非人變成機器！

# 中醫消亡

## 除非人變成機器

艾寧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http://www.hkopenpage.com)



## · 目 錄 ·



- 01 母親是個中醫 / 014
- 02 母親就講“拎著三根手指走天下” / 018
- 03 母親教人把早產兒放在貼近肚皮的位置，再用棉褲兜住，跟袋鼠似的 / 022
- 04 可母親說：中醫無“絕活”。她寧可把本事帶進棺材，也不傳給我 / 026
- 05 從母親的行醫方式上，我不僅看到了她師傅的影子，還隱約看到了那條千百年來中醫人走過的道路 / 030
- 06 母親給一個女人診過脈後並不開藥，只聊天 / 034
- 07 母親對自己沒有十二分把握的病輕易不給治，不把病耽誤在自己手裡 / 038
- 08 我母親可真夠聽話的，就這麼讓師傅安安靜靜地餓死了 / 041
- 09 姑娘誓死要嫁他，把爹媽氣得要死，大家暴打了這男人一頓 / 048
- 10 身體健壯的運動員也會突發心臟病猝死，而有心臟病的老太太卻可能長壽 / 052

11 母親一臉茫然，她反覆自言自語：“這糟粕不是糟粕？”  
/ 056

12 母親給人治病常往裡搭錢搭藥  
/ 060

13 母親治病用藥如金 / 064

14 這次治病，母親把壓箱底的藥都拿了出來，還用了一些“霸氣”藥，所以效果顯著 / 068

15 就是這麼一個普通的健脾胃的方子就能起死回生，救人一命  
/ 072

16 醫生說就和天上掉下塊隕石砸到你頭上一樣 / 076

17 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思維理念給中國女孩身體帶來十分不良的影響  
/ 080

18 女兒在考大學填報志願時只填報了中醫院校 / 084

19 女兒的師傅診脈很有意思，他給人摸脈，把在一旁看的我給逗樂了 / 088

20 中醫就是在過窮日子歷史中發展起來的醫學 / 092

21 人們發現自己擁有的僅僅是幸福的理由，而不是幸福本身 / 096

22 她拿起美國人寫的書，說要科學育兒 / 100

23 即便是在B超上清楚看到腫瘤了，也先不做切割之想 / 104



24 師傅說女兒入門快是源於女兒心靈的純淨，沒有受到現代科學的污染 / 108

25 我認為古人創造中醫理論不是甚麼神奇的事而是生活自然 / 112

26 他掌握的樣本越多，就越能把握住物候，越能知道這一時的“病” / 116

27 保護我們的外在身體並使我們的內在身體與之節律一致才是人類的明智做法 / 120

28 不能因為西方科學文明開創了現代文明就砍斷中國文化這個“不周山” / 124

29 我到醫生辦公室說：“你們怎麼讓病人看門，還讓他穿白大褂？” / 128

30 母親不大驚小怪地對待精神病人的態度影響到我 / 132

31 她最有得抑鬱症的條件，事實上，她的病友中就不乏跳樓者 / 136

32 母親診所中的溫情脈脈與醫院的冷酷總是不自覺地在我心中做著對比 / 140

33 這是捍衛頭腦領地、不做精神殖民地的鬥爭 / 144

34 面對這棵死去的植物，我久久佇立，心中百感交集 / 148

35 我們是不是應該選一個中國式的口號，提出屬於我們東方人的觀念呢 / 152

36 在危急時刻，有時有技術比沒技術糟糕 / 156

37 中醫消亡之日就是人類完成機器  
人轉變之時 / 159

38 用腦去接受西醫，用心去接受中  
醫 / 163

39 中醫看病，有點治病治不了命的  
漠然態度 / 167

40 傳染病來時，母親給我吃一匙紫  
河車，我就躲過傳染病了  
/ 171

41 父親批評母親的一大缺點就是做  
事不長腦袋而憑感覺 / 175

42 母親在世時，每個季節重點吃些  
甚麼，都是有說法的 / 179

43 我覺得我的病很具觀賞價值，我還  
是留著不給醫生看的好 / 183

44 我問：“這麼說，這甘草有點像  
我？在不同的群體中所起作用不  
同？” / 187

45 正因為中醫有理論，所以他才能  
在用藥時是醫，不用藥時也是醫  
/ 191

46 當把發燒視為火時，不同的藥對  
付火的方式不一樣 / 195

47 有時把自己交給命運並不是消極  
行為 / 199

48 讓女兒這麼一說，我又坦然接受  
我的“爪子”變回了“玉手”  
/ 203

49 所以，這一紙檢討書就是瀉肝火  
的藥方 / 207

50 他從耳針療法和草藥治病入手，  
鼓勵兩名女青年擔當赤腳醫生  
/ 211

51 女兒的話給我指明了一個前途  
——做一個寵物 / 215

52 當中國人就是活在相聲裡，太有意思了 / 219

53 看來，無法解釋、說不清楚是西醫也存在的問題 / 223

54 我就奇了怪了，這高血壓比傳染病擴散得都快？ / 227

55 西方科學和中國傳統文化在我家就是我的父親、母親 / 231

56 母親的一生，既無社會經驗，又不  
懂社會規則……但她卻生活得從容不迫、舒展大方 / 236

57 能研究明白中醫如何害人都能是個好中醫 / 240

58 歷史經常做出棄珠寶而留窩頭的選擇，這是不需要講甚麼道理的 / 244

59 我對年輕人說，如果真的要向西  
方學習，首先應該從吃飯學起 / 248

60 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種醫學理論，  
他便死而無憾。可中醫卻讓他生而有惑 / 252

61 一直這樣猜解下去，源源不斷，  
永生不滅，這個字再不是簡單的一個字 / 256

62 謀劃醫改的人如果能參考辦雞場  
模式，那麼中醫的存在價值自然就會體現出來 / 260

63 監獄的獎勵機制讓他找到了與貪  
污受賄一樣直接的快樂 / 264



64 如果這癮是先天的，是人自身的一部分，禁煙、戒酒又怎麼會成功？ / 268

65 中醫關於命、氣血、精神等理論或許可以解答我對霍金這樣人的生存疑問 / 272

66 對舅舅來說，幹中醫是參加工作，工作才是他的衣食之源 / 276

67 我覺得這個把西醫比作飛機、把中醫比作火車的比喻很有智慧 / 280

68 這下可糟了，全城的孩子就傳染你們三個，這可如何是好？ / 284

69 這一點點不確定正是百分之一的希望，是四兩撥千斤的支點 / 289



70 他說，你不知道，我在住院期間看到很多被配偶拋棄的病人 / 293

71 一位網友來信說人參不是不可以大量服用的，他就敢把人參當蘿蔔吃 / 297

72 她說：“攤上你這麼個明白事理的媽媽真是件可悲的事……” / 301

73 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關係正是“道”與“理”的關係 / 305



# 母親是個中醫

## 01

母親是個中醫。

從我記事起，母親總是被一大群病人包圍著。來看病的人通常是一聲不吭地坐在母親面前，把手一伸，母親便診脈。摸了左手脈，又摸右手脈，之後看看舌苔……

這像一場考試。估計全世界只有中醫看病是病人掌握著看病的主動權。雖說是病人來求助於醫生，卻由病人先對醫生進行能力測試，這個病人可以完全不懂醫學，但卻是權威的考官，因為他手裡掌握著試題的正確答案。

中醫的診室從來都是病人團團圍坐在醫生周圍。醫生給一人診脈，大家全看著。於是，這考官就不是一個人而是全屋的病人，每個人的病都成為大家的趣味考題。

診完脈，輪到母親答題了。她一樣樣說清病人的病症、感覺、起因、病理……病人像主考官一樣繃著臉聽著，漸漸地露出笑容，最後伸出大拇指讚道：“好脈條，好脈條啊！就你給治了，下藥吧！”這時，一屋人也都展露出舒心的笑容。

千百年來，中醫就是在這樣的檢測下生存和發展的，這也是自然生成的法則。

中醫的拿手本事是說出病來，說不出來，說的不準，那就沒有存在的理由了。

西醫的看家本領是拿出病來，拿不出來病，讓人看不到，那麼西醫也就沒有存在的理由了。

於是，中醫要說出病在哪、病症和感覺、病的前因和後果等等。醫生說的必須要與病人的感覺和症狀吻合，得到病人的認可。比如我聽母親說病人出汗，母親會明確指出病人是在甚麼時間，甚麼情況下，出甚麼樣的汗。於是我明白了盜汗之所以叫盜汗，就是人一醒汗就停。如果中醫說不明白病，說的與病人的感覺和症狀這一答案對不上，那麼這個中醫就被病人判錯，也就無法將醫生再當下去了。這就決定了中醫注意整體，層層深入，注重事物間關係，抓住主要問題的特點。

西醫要給病人做透視、化驗、檢測等等，有時還要從人體上摘下一塊組織做病理，或者乾脆來個剖腹探查，怎麼也得找到病——病變、病灶、病菌、病毒，也就是拿得出、看得見、測得到的具體的病。這決定了西醫向精微方向發展，因為這是西醫的立身之本。

母親說病說得準，不僅通過診脈說出患者有甚麼病，還能說出甚麼時候會流行甚麼病。

每到春季，母親便會根據她對氣候的感知開方讓我去抓藥，然後配製為成藥，趕在流行病來到之前早做準備，她說到時現製藥就來不及了。

有一年春季，母親也是這般催我早做準備。但給我印象頗深的是，她告訴我，這一年春天得病的將是孩子，症狀是發燒、氣喘，而且燒得兩個臉蛋其中一個臉蛋紅，另一個臉蛋卻是白的。我不信，發燒怎麼會是半邊臉紅？我從未注意到這一現象。母親指著她開的方子中一味名為“葛根”的中藥說，這味藥就是這個方子的靈魂，將使療效奇佳。

我把藥買回，粉碎、碾壓、過篩，製成散劑，坐等病人上門。

還沒等病人上門，母親又開方，讓我再準備一付藥。她說，流行病一旦暴發，一部分人會找中醫用中藥，另一部分人會到西醫院住院治療，而從西醫院出院的孩子將會小臉青白、虛弱、厭食、啼哭不止……於是，其中的一部分還會再來找中醫治，這付藥就是給他們準備的。

我正在配製第二付藥時，第一批孩子如約而至了。讓我大吃一驚的是：一個個燒得呼哧帶喘的孩子全是一個臉蛋通紅，另一個臉蛋是白的！

病人來得太多了，我成了藥劑師，忙著分發藥品。很快，第一批藥就分發光了，我又加緊趕製第二批藥。這時，那些從醫院住院回來的孩子也上來了。一個個小臉青白，啼哭不止。我又開始分發第二批藥。

第二批藥發放完了，這個春天就過去了。

秋天，母親也是備好藥等病人來。當有病人問起病因時，母親說：“你家是過日子人，過冬的準備做得太早了，‘十一’就封了門窗，早早就生了火……”病人驚道：“你怎麼知道的啊？真是這樣的，我家

早早就封了窗戶……”

母親不僅提前預見時令病，還根據人們的生活方式預知甚麼樣人會得甚麼樣病，也是提前備好藥等病人上門。

母親有個大木頭箱子，裡面放著幾十個瓶子，裡面裝著配好的藥，瓶底貼著標籤，寫著“溫胃散”、“護心丹”等藥名。那時我以為這些藥名是全國一個叫法，可後來在中成藥中我並沒有見到這些藥，才知道是母親自己的組方。

有時母親不在家，來了熟人喊胃疼，我要是認為這病是從寒涼上來的，也敢包上兩包“溫胃散”給人吃。但母親有時會把兩瓶中的藥兌配到一起給病人吃，還可以搭配著早晚服用不同的藥，這我就不行了。

如今的中醫也很少像我母親這樣成批給人治病了。時令病、流行病、瘟疫，是母親做醫生時需要先行感知的。母親治病很像一個作戰指揮員，分清層次，主戰場、分戰場……她不僅僅針對一個個來到她面前的病人，更是針對人群，看人群疾病的整體走勢。

我之所以回憶有關母親治病的事並不純粹是憶舊，任何歷史上的今天都是今天的歷史，歷史具有今天的意義，而時間是歷史底片的顯影劑，母親當年備受家人責難的、連她自己也說不清的好多做法，到今天才顯現出意義。我之所以用敘述的方式從我母親開始談中醫，只想盡可能展示歷史原貌，我相信形象的信息是全面的，事實自己會說話，我希望讀者幫助我解讀其中的意義，或者幫我判斷我的解讀是否正確。

## 母親就講“拎著三根手指走天下”

# 02

雖然來找母親看病的人很多，好多人對母親甚至推崇到迷信的程度，但我小時對此不以為然。

我尊崇的是西醫，這來自父親的影響，父親在大學教書，信奉科學，追趕時代潮流，總是能最先獲知最新的科研成果，並為此興奮不已。我為父親描繪的科學藍圖所吸引，相信科學能無限地解決人類遇到的所有問題。如果說科學有甚麼問題的話，那就僅僅是時間問題。

西醫就是科學在醫學界的首席代表。

父親對我說，在青黴素發明前，每到春季，病死的孩子扔在郊外，比草捆子都多。看看如今的人口增長率，就是西醫保障的結果。過去，人們對男人最擔心的是“車前馬後”，對女人最擔心的是“產前產後”，如今西醫的手術將這個問題解決得令中醫望塵莫及。西醫難道不夠偉大嗎？我認同父親的說法。

沒事的時候我喜歡逛醫院。醫院可稱作科技博覽會，各種檢測手段之高超，令人吃驚。我在省醫院看到甚麼“肌電”、“射綫”之類的大型儀器，已覺得夠登峰造極了，可到北京的醫院，人家醫生一揮手

就是：“去做個基因檢測”。其檢驗報告單上沒有一個漢字，密密麻麻的全是英文字母、數字符號，配以彩色基因圖譜。我看不懂，可還是久久地看，這些尖端科技真是太有震懾力了，我怎能不被它震懾得五體投地呢？

西醫院高大、亮麗，先不說能不能治好病，光挨個設備過一遍，便死而無憾了，因為你可以通過片子、屏幕等親眼看到置你於死地的腫瘤、病毒的形象。西醫直接治病，直接用刀切割腫瘤，用射綫殺“病”……而且各種報告單在你手裡攥著，讓你死也死得心裡明白。

我曾在一套現代化手術室的候診間等候一位專家。護士一會兒告訴我：“正在打洞。”一會兒說：“在造隧道。”一會兒又說：“開始搭橋。”我覺得這個醫學專家是個地地道道的工程兵，正在修建新的鐵路幹綫。

相比之下，說中醫怎麼原始都不過分。中醫沒甚麼設備，一些老中醫甚至就在三尺篷屋裡給人看病，設備就是三根手指頭。母親就講“拎著三根手指走天下”。母親的診室就是在家裡。後來她病了，躺在床上也給人摸脈。

中醫的這種簡便性使母親常在深更半夜被人用車接走，潛入醫院，給腦炎的病人敷藥，給中風的病人扎針，給要死的人診脈……

中醫的治療手段不過是針灸針、刮痧板、火罐之類。更多的醫生連這些也不用，僅用廉價的草藥。一位中醫曾告訴我，每一地所生長的草藥就足以治療當地的絕大多數疾病了。

母親雖然沒甚麼設備，但看的病卻不少，除了不正骨、不開刀，她甚麼病都治，不分科，不分男女，甚麼樣人都有，甚麼病都有。經常有剛出生幾天的嬰兒被抱到母親這來，或抽、或燒、或將死。母親

拿一根細細的針灸針，扎扎手，扎扎腳，扎扎肚子，往嘴裡抹點藥，頭上敷點藥，孩子就好了。母親看嬰兒不摸脈，是看手，看手指上的血管和掌紋等。有時她看過嬰兒的掌紋後會輕輕歎口氣，我就知道這孩子是智障。

如今，看人們治療銀屑病，治療再生障礙性貧血等病非專家不可，我就感到奇怪，醫生就是醫生，還分甚麼專家？專家的含義是不是單項分高於普通醫生，綜合分低於普通醫生？可我小時看母親治這類病都是平常病，也是手到病除的病。看如今專家治銀屑病告訴患者絕不可沾酒，我就想到母親治這病恰是服用藥酒，只是治療再生障礙性貧血時藥稍貴。記得母親有一次開了藥方，再三勸一位中年婦女說她 15 歲的女兒得的病得抓緊治，一定不要疼惜 12 元錢，把藥抓了給孩子吃。後來那個孩子死了，母親很奇怪，一打聽，那母親果然是捨不得 12 元錢，沒給孩子吃藥。

中醫治病缺少設備和手段，這是我小時看到的中醫的缺點。但是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看病不是越來越簡便，而是越來越複雜。過去醫生可以背著藥箱出診，現在是救護車拉著病人到醫院就診。因為在家裡已經看不了病了，便是救護車裡儀器、設備也不少。現在的醫生離不了儀器，所說的大醫院含義就是擁有大量儀器。走好幾個城市的醫院只是為了確診已屬正常。我這樣看病時就自嘲說，與其說是用儀器給我檢病，不如說是我檢閱機器。尤為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同樣的檢測設備，每到一個醫院便出一種檢測結果，這診斷也就不一樣，所以好多人就一路看過去，一直看到北京、上海為止。這病看得是不是夠麻煩，夠複雜？這醫療成本有多大，普通老百姓能這麼看病麼？

小醫院為了生存，就會幾個醫生集資買一台儀器，然後盡一切可能讓病人用上這儀器，這台儀器賺的錢只有投資的人才能分成，於是，一個機器一個“坑”，病人到醫院躲得了這個坑躲不了那個坑，都是坑錢的。

物極必反，看病太複雜了，有時反倒使我懷念起母親那“三根手指走天下”的中醫氣概了。這使我意識到診斷方式簡單也是中醫的長處，讓醫生走天下總比讓病人走天下要好。

從前給皇上看病的設備也是三根手指頭，與百姓看病無異，皇上治病喝的也是中藥湯。所以，百姓有羨慕皇上榮華富貴的，卻沒有在治病上羨慕皇上有甚麼特殊的。但在沒有了皇上的今天，卻因治病的複雜程度將人重新劃分出等級來，產生了新的不平等。有一部分反對中醫的人就是出於看人家在西餐廳吃飯而不甘心自己在小飯鋪吃麵的心理。在生死攸關的問題上，醫療上的不平等極大地刺激著人們的神經。

有人認為醫療本身具有的趨高性是現存問題的癥結，都想找最好的醫生，用最好的藥。可我認為，人們真正需要的是最好的建議，需要信得過的醫生朋友。從母親的行醫實踐中我總結出這一點。

## 母親教人把早產兒放在貼近肚皮的位置，再用棉褲兜住，跟袋鼠似的

### 03

現代人對醫學產生了依賴性，有一種生活醫療化的傾向。對醫學的信奉使人們不能“我的身體我做主”，於是，本是自然的事情也變得不自然起來。

我的一個同學給我講她在澳大利亞生孩子的經歷，聽得我目瞪口呆。感到現代醫學把生孩子這件事弄得不再是一個自然、簡單的過程，而是一種有如“神舟”發射的高科技程序。我想，我要是經過這樣一個生孩子過程，被激發出來的一定不是母性，而是對高科技的崇拜之情。

她先敘述產前檢查。我聽了說：“完了，非給你剖腹不可。”我知道這種情況也完全可以自然分娩，不是非剖腹不可。她說：“是啊，醫生說了，這是必須的。”人家西方醫生還很以人為本呢，刀口劃在下腹部，還是弧綫形，考慮到讓你還能穿比基尼。她說，手術室為抑制病菌，溫度很低，做完手術又用涼水給她進行了全身清洗。我說：“完

了，你非發燒不可。”她說：“醫生說了，這也是必經階段。”我聽了替她叫苦不迭，誰說生孩子就非得發燒呀？醫院趕在她發燒之前先給她掛上吊瓶，這樣她就不至於燒死。一聽用藥方法和飲食，我說：“天啊，你非沒奶不可。”她說，醫生說了，沒奶也是正常的。好在西方服務設施完善，甚麼都想得很周到，孩子喝牛奶不成問題。我聽了不由得佩服西方的高科技真是有本事，硬是把正常和不正常給顛倒過來，還能給不正常的事鋪出路，使新一代人接受其為正常，我真懷疑，科技力量能把這條不自然之路鋪多遠？是不是有點越過真理了？

我告訴我的同學，她的確“享受”了一番西方的一流科技服務，但除了捱一頓大可不必的“收拾”外，沒得到任何好處。

我推崇科學，但還沒有推崇到為了享受高科技而心甘情願地把自己的生命交給醫生去整治的地步。

每年單位體檢，都能掀起一場治病浪潮，因為沒有人是有“毛病”的。一位同事按照醫生的建議把子宮“挖”出去了，闌尾“切”下去了，膽囊“摘”除了，被除掉的還有扁桃體、蛀牙……醫生告訴她，她身上的痣也應該全部挖光，以防癌變。

醫生拿著我的檢測結果大驚小怪，說我有許多病，還得進一步深入檢測下去。我說，你們還有甚麼樣的檢測儀器？我患病的數量和輕重程度與你們的檢測能力成正比。按醫生的意思，非得把我治成各種檢測指標的平均數才行。

西醫的科技手段是如此的發達，以至使西醫的治病成了科技展示。但從相對原始、落後的中醫角度看西醫，又能看出其高科技背後幼稚的一面。

看一條美國最新科技報道說，發現早產兒放在保溫箱中成活率很低，而要是貼著人的皮膚給早產兒保溫，成活率卻很高。這讓我說不出的量。在中國，早產兒的成活率一直很高。過去的人，穿很寬鬆肥大的棉褲，母親教人把早產兒放在貼肚皮的位置，再用棉褲兜住，跟袋鼠似的，七八個月的早產兒也多兜活了。美國的最新科技就發現這個？每年春天市場上的小販都會把要死的雞雛給我，我把它們用布包上放到懷裡，都能活過來。

我不是反對現代生活的醫療化，而是對這種將人與自然越隔越遠的醫療做法持保留態度，有些擔憂這種生活方式對人的思想意識產生不良影響。

我看西方人就像看他們的牛、看他們的樹一樣，高大、健壯、白皙、純淨、精力充沛。和他們相比，我們的確是“東亞病夫”。今天的“東亞病夫”也想把自己的“病”摘除乾淨，也純淨得如西方人一樣。可是，德國人為他們的樹擔憂，沒有一隻蟲子在身的森林，必須靠定期噴藥來維護，因為它已受不了一場小小的蟲災了。純淨的牛也要靠不可少的抗生素來保持純淨。西方的人靠醫學把可能的不安全因素盡可能地剔除乾淨，但身體過於純淨究竟意味著健康還是危險？生活醫療化到底是我們的積極選擇還是無奈退守？

中醫以陰陽平衡論健康。對“病”不是千方百計地找到它、摘除它、消滅它，而是重視它產生的原因，改變它產生的條件，引導它棄惡從善。這就像中國人看一個人往往不按一個標準去論人的優、缺點，而是整體地看一個人的屬性。我常常說不出我朋友的優缺點是甚麼，也無法想像從朋友的性格中摘去“缺點”之後他們會是甚麼樣。

優缺點之分的思維會使一個人以為改掉自己所有缺點就能讓自己成為一個完美的人。殊不知，改正缺點與成為完美的人是兩回事。所以，摘去了“病”並不必然地就成為一個健康人。

中醫的著眼點的確不在“病”上，而是在健康上，這個健康概念甚至允許“病”與人共存。於是，中國人的身體不是純淨的，有“病”、有“毒”、有“菌”。中醫治病，嚴格講，不是摘“病”、消“毒”，而是引導病、毒，以病治病，以毒攻毒，生、剋、制、化，扶弱抑強，固本強精……

可是，醫療生活化已成為年輕一代人的生活模式，他們已經習慣“科學”而自覺排斥自然。多數年輕人視自然為敵人，視科學為保障。我同學的兒子從大城市來我家，我給他做自然食品，他拒絕食用，指著蒸熟的土豆說：“馬鈴薯皮有毒，不能吃。”我問：“那你吃甚麼？”他說：“我要吃火腿腸。”我問：“火腿腸中的那些添加劑就沒毒麼？”他說：“人工合成的化學產品是無害的。”存在決定意識，身在科學中，便成科學人，今後出生的孩子會不會覺得環境污染也是正常的？

## 可母親說：中醫無“絕活”。她寧可把本事帶進棺材，也不傳給我

### 04

母親的醫術的確讓人找不到攻擊她的口實，就連在她身邊的我和我父親也不得不佩服她常能把被西醫宣判死刑的病人救過來。

於是，我產生了一個投機取巧的想法。我想，西醫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學了就能會，中醫有點不好學，如果母親能把她的“絕活”傳給我，我不就可以在醫學上走捷徑了嗎？

我把這想法跟母親說了，我想她會抓住我想學中醫這一機會，把她的畢生所學傳給我。可母親說：中醫無“絕活”。她寧可把本事帶進棺材，也不傳給我。

母親拿出一沓書，都是《傷寒論》一類的中醫經典，差不多與我等身高，說讓我先將這些書都背下來，然後才教我本事。

母親太不講究教學方法了，怎麼也得循循善誘才是呀。她也不想想當時我正身處科學高速發展時期，科學把世界改變得日新月異，令我眼花繚亂、目不暇接，如何接受得了古老的陰陽五行呢？我想，陰

陽五行是古人在沒有探測手段時所做的無奈的比擬方法，樸素就是簡單的尊稱，現代科學一定能提供出比陰陽五行更好的理論。那時代雖然還沒有“發展就是硬道理”之說，但我堅信，隨著科學的飛速發展，中醫佔據的地盤最終會完全讓位給西醫，如果我用背下一沓古書的時間和精力去學習科學的話，將會有更大收穫。再說，我絕無在不研究透科學之前去搞陰陽五行之理，我應該全力推進科學發展。

這疊書我也背了幾本，藥性、湯頭和辨證，我認為這就足夠了。可母親卻說我僅僅知道這些比甚麼都不知道更糟糕。母親說，學中醫必須打下堅實的基礎，那就是背經典，而一知半解就會成為害人的庸醫。

我之所以沒學中醫可能與我過於理性有關，因為我看不到從醫途徑。

“文革”前，有個年輕人病得要死，是母親救活了他，他覺得中醫很神奇，就跟著我母親學中醫。他是真聽話，把那一沓子書全背下來了。他聰明、能幹、要強，可終其一生也沒有找到從醫之路。他後來做到一個大型國營廠的廠長。晚上回家，家中就坐滿等他診病的人。可他不是醫生，沒有處方權，我曾聽他傾訴這一痛苦。我可不想做有醫生的本事、卻沒有醫生權利的人，不想與那個廠長同一個下場。

我曾有一個能夠成為醫生的機會，我抓住了，可母親迫使我放棄了。

在我們城東邊有一個不為人知的荒涼濕地。有一年冬天，湖心島上的一個老太太得了急病，方圓百里沒有一個醫生，只得騎馬到幾十里外的軍馬場向獸醫求救。年輕的獸醫趕去，用給馬治病的藥和注射

器給老太太救了急。事後，這個年輕人到母親這來討教，母親給他拿藥治好了老太太的病，又給村裡好多人治好了病。

我 17 歲中學畢業時，這個村就要求我下鄉到他們村裡去做赤腳醫生。我考慮了一番，答應了。可母親堅決不同意。雖然母親是醫生，可她自己的身體極弱，離開我的照顧她也真是難以活下去。

在那個年代，作為個人，沒有現今的生活之憂，不用考慮謀飯碗的問題。當時只是聽毛主席的話，想做個有用的人，像對待其他技能一樣，我掌握了一些醫學技能，除了針灸之外，西醫的測血壓、注射、聽診、急救甚麼的，也學了一些。母親不善言談，她不能說服我學中醫，又堅決反對我從技能層面上接受中醫。當時我不理解她反對的真正含義是甚麼，中醫難道不是技能麼？既然我可以從技能層面學西醫，為甚麼不能這麼學中醫？從我當時所形成的學習觀點來看，中醫是不可學的。這樣一來，與其背一沓子舊書，不如讀一沓子新書。背舊書不一定有學問，讀新書卻會有知識。於是，理所當然地，我走向了科學。

面對強大的科學攻勢，母親便是想拉自己的女兒學中醫也是不可能，由此可以看出，學習不能是強迫的，人首先要受社會環境影響，母親如果 17 歲時處於我那個時代，她也不會投到中醫門下，也會去學西醫，所以說真正的學習是出於自然。

母親自己接受中醫的過程十分自然。母親體質極弱，屬於先天不足後天虧損那類的，十幾歲時，連一條橫道都跨不過去，走幾步就要昏倒，還曾一度失明。家有後娘，無立足之地。可能是出於求生的本能，她摸到當地一位著名的老中醫處，跪倒在地，磕了三個響頭，

誓死學醫，就此拜師。是中醫救了她的命，也賦予她生存的本領。我想，正是基於此，她的中醫立場才一直堅定，她的行醫方式才沒有偏離中醫的傳統。母親的師傅能在那個年代破格收下一個女弟子，是不是也看到了這一良好的學習動機呢？

母親是 1924 年生人，17 歲學中醫，24 歲開始走鄉串戶獨立行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國家集中年輕的中醫上西醫院校，統一接受系統的西醫培訓，因此，要真是講學歷的話，母親是出自西醫院校。在培訓過程中，大批中醫改學了西醫，走出校門後當了西醫。母親也會西醫的診治方法，她也用聽診器。我女兒小時候發燒，我想知道她是不是得了肺炎就貼著她的胸和背聽“乾囉音”、“濕囉音”，就是母親教我的。在母親的書架上，有成套的西醫解剖、生理、病理的書籍。我是從母親的藏書中了解巴甫洛夫學說的。母親有許多轉做西醫的機會，但她總是微笑地搞她的中醫，不為大勢所趨。

# 從母親的行醫方式上，我不僅看到了 她師傅的影子，還隱約看到了那條千 百年來中醫人走過的道路

05

母親學醫時，每天早晨三點鐘起床，做師傅全家十一口人的飯，燒火時還背著書，她把師傅指定的書全背下來了。那時她接觸不到科學技術，也沒有別的哲學思想分心。一對一的師承教育為她打下了堅實的中醫基礎。這樣的學醫條件是後來的我和我女兒所不具備的。

母親背了醫古文書，得了師傅的言傳身教，形成了堅定的中醫信念，此後她的一生就是她師傅精神財富的傳承者。雖然我不認識她的師傅，不善言談的母親也不會過多地向我描述她的師傅，可從母親的行醫方式上，我不僅看到了她師傅的影子，還隱約看到了那條千百年來中醫人走過的道路。

母親受師傅的影響是不自覺的，內在的。我曾覺得母親不太了解她的師傅，因為我提出的關於她師傅的許多個為甚麼，她都回答不

出。她的師傅不貪財，憑他的醫術，想要發財不是難事。他全家十一口人，生活儉樸，粗茶淡飯。他的大兒子也跟他學醫。他死時，把他的醫書、藥櫃等物均分成兩份，給他大兒子一份，給我母親一份。母親把她師傅這些東西一直保存著，我小時候就是用她師傅留下來的藥碾子壓藥。我覺得母親的師傅很了不起，在舊社會，能收女孩兒做徒弟，還與兒子一視同仁，讓我十分佩服。

母親受她師傅這一影響很深，她說，醫生因給人看病而發了財就是缺德了。所以，母親掙了錢就用於備藥，然後再捨藥給窮人，這正是她師傅的做法。

每當有流行病或瘟疫發生，母親的師傅就當街捨藥，分文不取。母親說，有一年鬧霍亂，師傅當街支口大鍋，裡面煮著藥，排出幾張木床，看到有人打晃過來，就扶倒在床上刮痧，然後往人身上澆瓢熱藥湯，再給喝一碗熱藥，這就救活一個。全家上陣，累得要死。

乘人之危，發國難財，對母親的師傅這樣一個醫生來講是不可想像的。我想，她師傅也是從自己師傅處學來的吧，這也應該是中醫的一個傳統吧？從母親的敘述中，我沒看到當瘟疫暴發時舊政府有甚麼作為，都是那些植根在民間的中醫自發地行動起來履行一個醫生救死扶傷的天職。

我上中學時，中學分成三個班，分別學醫學、農機和種植養殖。我被分到了醫班。學一段時間後就跟醫療隊下鄉。母親就給我帶藥下鄉，要我捨藥。母親年輕時是遊走鄉間的郎中，她熟悉農村常見病類型，所以給我帶的藥都是有針對性的，並仔細告訴我如何捨藥。可我那時才十幾歲，做甚麼事都不太用心，母親的話聽一半忘一半，到了

農村要用時才發覺好像甚麼都不清楚。

我看到一些批評那時醫療政策的言論說，農村的“赤腳醫生”甚麼也不懂，根本治不了病，純粹是糊弄人。這話要是從我當年的情況來看的是不錯的。我真的是甚麼也不懂，背個藥箱子滿村亂跑，玩心比工作心大，做不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可我也跑遍了所有有病的人家，能向醫生彙報誰家有甚麼症狀的病人，還能提出我的意見供醫生參考，也能跑到病人家傳達醫生的醫囑，同時宣傳衛生常識等。我懂得不多是真的，我治不了病也是真的，但如果說我沒用我可不服。我是醫生的調查員、通訊員、宣傳員……醫生下醫囑，是我走到各家去給病人服藥、打針、做理療，我覺得我是真正的衛生員，怎麼能說我沒用，是糊弄人呢？我們現在“大醫生”不少，可在醫生和病人之間充當我當年角色的人不多，護士只是單純執行醫囑，怎能像我那樣搜集情報，放大醫生的作用，讓人們看到我就感到與“大醫生”取得聯繫了呢？一個十幾歲的孩子就站在了醫療衛生工作的前沿，直接接受生活教育，如果我最終能當上“赤腳醫生”，我還能總不會看病治病麼？

“赤腳醫生”的培養方式在我看來就是一次中西醫結合。在這個問題上我不以成敗論英雄。西醫那種學校式的廣泛“複製”人才是“赤腳醫生”產生之始，隨後將他們播種撒到農村大地上讓他們尋找生機又是中醫式的生存方式。這有點像在室內大盆裡讓種子齊刷刷地發了芽，再拋到大地上一樣，如果土壤條件好，當然可以早熟，如果條件不好，反倒浪費了這種子。而中醫有點像野生種子，不輕易發芽，一旦發芽就有生命力。

由於接受過西醫培訓，所以，母親幹起西醫來，也挺像那麼回事，脖子上掛著聽診器，也會用西藥，也會注射，也會看片子……但她骨子裡卻是師傅鑄就的中醫。

20 世紀 50 年代，在一般工人月工資只掙三十幾元錢、八級工匠才掙六十幾元時，母親是大醫院裡拿九十幾元月工資的醫生。母親性格溫順，待人親切，同事關係和醫患關係都很好，醫術又高，著實說在醫院工作應該是得心應手，遊刃有餘。

可是，醫院不適合母親，或者說，西醫院的模式不適合中醫。母親的工作方式是她師傅那種作坊式的。像我前面說的，她是根據氣候的運行，在流行病暴發前備好藥。可醫院不可能允許她這麼做，她用藥又活又廣，但醫院進藥有限。母親的許多常用藥是毒藥、禁藥，正常配給醫院，醫院都不敢要。母親又總是抑制不住自己製藥的衝動，這些在醫院都是不可能實現的。醫院的分科更是限制了她，因為她是綜合性治療。總之，因為她有過獨立行醫的體驗，在醫院裡工作就感到捆住了手腳。於是，母親毅然放棄了在大醫院的工作，辭職回家，又幹起了家庭作坊式的診所。

從我母親那一代開始，想要堅持中醫就得頂住社會主流的排斥，頂住家人的不理解，甘於清貧和寂寞，沒有強大的精神力量怎能做到？